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张居正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三峡武侯祠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张居正小传

王建文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梁 坚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2辑

张居正小传

王建文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—80521—844—7/K·114

定价: 136.00元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少年举人 (1)
- 二、步入政坛 (4)
- 三、临危受命 (14)
- 四、力挽狂澜 (23)
- 五、励精图治 (32)
- 六、拒谏勇进 (53)
- 七、凄风苦雨 (70)
- 八、鞠躬尽瘁 (89)

一、少年举人

张居正，字叔大，号太后同，湖广江陵人，出生于明朝嘉靖四年，即公元1525年。居正的先祖，可能追溯到无末的张关保。张关保是明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，后来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，荣立战功，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。居正的曾祖张诚，因是次子，世袭千户的尊荣，便于他无关。张诚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，靠自己谋生。张诚非常喜欢三个儿子中的老二——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的张镇。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，总算是一线相传。后来张镇生子文明，张诚大喜过望，把满腔期望寄托于孙子文明身上。可惜文明七次乡试，始终未果。到居正出生时，其曾祖张诚，祖父张镇，父张文明都在世。传说居正出生前夕，张诚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，照得满瓮发亮，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。故给曾孙起名白圭（白龟的谐音）。居正出身贫寒，但在他小时，家庭经济状况已稍有好转。居正从小聪明过人，两岁即识字，5岁入学读书，10岁通六经大义，在荆州府很有些名声。

转眼到了嘉靖十五年，居正12岁，在荆州府投考，知府李士翱点名，第一个就是张白圭，一个12

岁的孩子。李士翱十分惊喜，这不正是梦中所托吗？原来他昨晚梦见上帝给他一玉印，吩咐转给一个孩子。李士翱替张白圭改名居正，鼓励他发奋图强。应试合格后，李士翱将情况告知湖广学政田頔，田学政亲自面试居正。居正果然不凡，赢得学政和荆州知府二人连声赞叹。这年居正补府学生。

次年，居正从荆州到武昌应试。这时，正值中秋，天高气爽，碧空如洗。武昌城内马车马人流，熙熙攘攘，学子、考官云集于此，秋闱气氛煞是隆重。这恰逢湖广巡抚顾璘在任的首次秋闱。这位当朝著名才子，上任三年后，勤勉努力，使得政通人和。如今正踌躇满志，真心希望莘莘学子各显才能，考出优异成绩。这天，考场考官们正紧张阅卷，顾璘强按急迫心情，在厅中踱来踱去，静候结果。过了很久，临试的冯御史兴冲冲地走过来：“恭喜巡抚大人，此次秋闱可谓成绩卓著，人才济济啊！”顾璘忙赐茶让座。冯御史接过茶碗，轻轻呷了一口，又说道：“大人您猜录取头名的是谁？”“哦，我这正要问你”顾璘急道。“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，名叫张居正！”“张居正，莫非是那荆州的少年才子张居正？”“正是。咦，大人怎么会晓得他？”顾璘捋了捋胡须，喜孜孜地说：“我怎能不知？一年前，本省学政田頔曾告诉我，荆州知府李士翱发现一少年秀才，田頔专

往面试，出题《南郡奇童赋》，结果见此童果然是奇才！哈哈！”顾粼放声大笑，忙抽出居正试卷仔细品阅勘验，只见卷面整洁、文笔俊逸、辨析严谨。

“嗯，确实名不虚传！”顾粼愈看愈喜，令人速把张居正唤来。少顷，一眉目清秀，气度不俗的翩翩少年来至二人面前。顾粼上下打量，心生爱意。便细细问来。居正不慌不忙，对答如流。顾王改换形式，指着厅外一丛翠竹，令居正以竹为题，口占一首五言绝句。居正侧身视竹，冥想片刻，即朗声道来：

绿遍潇湘地，

疏林玉露寒；

凤毛丛劲节，

只上尽头竿。

顾粼喜不自禁，暗暗称奇。冯御史更是满心欢喜。顾粼略加思忖，转身拉着冯御史走至内厅，低声说道：“御史大人，我观此子实乃将相之才，早些发达，本无不可。但我想，趁此给他一些挫折，使其更能发奋，等到才具老练了，将来发展更无限量。所以请你斟酌。”冯御史有些不情愿，但也难违上命，只得安排免于录取居正。

三年后，张居正再应乡试，欣然中举。恰巧这时顾粼正在安陆督工。居正打点行装，前往晋见。顾粼很高兴，把自己的犀带解下相赠，感慨而言：“古

人云大器晚成，这是为中才说法罢了。而你非中才。上次我对冯御史嘱咐，竟耽误了你三年名声。但是我这是希望你要有鸿鹄之志，要做伊尹、颜渊，万万不可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秀才。”张居正万分感动。眼含热泪，向顾璘深深拜谢……

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，居正再行入京会试，会试以后，再与殿试，一举成功，中二甲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此时，居正已身居储相之列了。

二、步入政坛

嘉靖二十六年，居正为庶吉士，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涯。

当时世宗把握着政治大权，世宗时年41岁。但从嘉靖十八年起，已经不视朝。20年以后，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，连宫内也不去，一切的政务，都在因循和颓废中消磨了。内阁大学士严嵩乘机盗弄君权，并与同为内阁大学士的夏言针锋相对，明争暗斗。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，供职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居正是没有地位的，等到居正对当时的时局有了些许认识，夏言已经失败了。其实，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，对于整个政治发生过重大的影

响。翰林院的大部分人士，是在研讨诗文，但是居正的注意力，却集中到实用上面。在不断的政治斗争里，居正知道在不同的环境里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。他也知道，在学习期间，应当怎样从容渐进。他在努力寻觅政治上的支援。居正在翰林院中的官职是庶吉士，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，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，三年期满，称为散馆，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，例赐编修。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居正已是翰林院的编修了。

这一年，他首次上疏。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，继陈血气雍瘀之病一。这篇奏疏辨析严谨，气度恢宏，而又极有分寸，既没有得罪世宗，也没有得罪严嵩，充分表现了居正的政治才能。

嘉靖二十八年三月，庄敬太子故去，《居正集》中有庄敬太子挽歌。但这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挽歌，而是毕生的事业。太子死后，当然应该裕王载后晋封太子，偏偏世宗认为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，所以无形耽搁下来。在太子地位未确定之前，裕王、景王载圳急切竞争。直到嘉靖四十年，景王归藩，四十四年景王死去，才算告一段落。但从嘉靖二十八年到四十年中，裕王的地位，实为岌岌可危。首辅严嵩对裕王也是相当冷淡。

嘉靖二十九年六月，俺答寇大同。八月入蓟州，攻古北口，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，直逼北京。北京原是明朝第一个要塞。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10万7千余人，武备废弛。世宗急调兵遣将，怎奈给养不足，官兵士气低落。礼部尚书徐阶主张采用缓兵之计，认为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，中国便有决战的实力。而那时鞑靼的骑士，掳掠已多，俺答也会失去决战的热情。终于有一天，俺答整顿辎重，作退却准备。世宗急催兵部作战，兵部尚书丁汝夔听从严嵩的话，迟迟未动，杨等俺答掳掠已尽，自己退出。可是世宗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，振作纲纪。俺答一退，丁汝夔立即下狱。汝夔向严嵩求救，严嵩落口答应，其实毫无救意。直到弃市时，丁汝夔才知自己被严嵩出卖。

经过这次大变，居正认清了明朝的兵备何等废弛，也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的面目。对于严嵩，居正确是断念了。而与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加强了友谊。徐阶也有意结纳居正。周圣楷《张居正传》称：“时少师徐阶在政府，见公沉毅渊重，深相期许。”徐阶和居正正拟计划推倒严嵩，但是表面还平和。严嵩对居正，也比较器重：“严嵩为首辅，忌阶，善阶者皆避匿，居正自如，嵩亦器居正”（明史《张居正传》）。在严嵩眼中，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

家。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的敏感。而实际上居正当时平和的表面后面掩饰着远大抱负。嘉靖三十二年，居正是一个29岁的青年，此年一首《西北有织妇》诗，在通篇比兴的背后，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：

西北有织妇，
容华艳朝光。
朝织锦绣段，
暮成龙凤章。
投杼忽长吁，
叔焉中自伤。
绵绵忆远道，
悠悠恨河梁。
远道中可见，
泪下何浪浪！
春风卷罗幙，
明月照流黄。
山川一何阻，
云树一何长，
安得随长风，
翩翩来君傍。
愿将云锦丝，
为君补华裳。

这时的居正，在政治浊流中，安于恬淡，在种

种争斗中，也学会了周旋于各色人等的政治本领。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，当朝的权奸无法扫除；同年报杨继盛已经下狱，自己的前途毫无保障。嘉靖三十三年居正，只是一个30岁的青年，然而已经认识了人生的痛苦。终于在这一年，他告了病假，回到了江陵，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。

在这个阶段，居正在消遣岁月的同时，最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。他的《登怀庾楼》中写道：

但恐蒙汜夕，

余光不可留，

风尘暗沧海，

浮云满中州。

目极心如怒，

顾望但怀愁，

且共恣啸歌，

身世徒悠悠。

居正仍然热衷于政治，眼看政权落于他人，国家内忧外患，真是万分的不甘心。

嘉靖三十四年九月，俺答再犯大同、宣府，十二月后，进犯怀来，北京戒严。国家已混乱至此地步，皇帝仍在那里斋戒祷告，祈求长生。严嵩继续货财上流；清醒的徐阶也束手无策，只是徒劳心力。居正的心绪，只能向诗集里倾泻。他仍在等待，为

国家致太平，为个人求不朽的宏愿依然坚定，一切待以时机。

居正虽身在朝野，但政治主张已初具轮廓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：要解除民众痛苦，便要减轻负担。三年的休假，江陵的山水看厌了，居正发现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的城阙。无论前途何等艰险，都无法动摇他再入政坛的决心。他毅然决然地回京了。一首《割股行》，最能透出居正个性：

割股割股，儿心何急！

捐躯代亲尚可为，

一寸之肤安足惜？

肤裂尚可全，

父命难再延。

拔刀仰天肝胆碎，

白日惨惨风悲酸。

吁嗟残形，

似非中道，

苦心烈行亦足怜。

我愿移此心，

事君如事亲，

临危忧困不爱死，

忠孝万古多芳声。

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。从此以后，他没有家庭，

只有国家；他热政权，至死不渝。他19年不曾看到父亲一面，父亲病故，他不奔丧，不守制，不顾一切人的唾骂，“欲报君恩，岂恤人言！”

嘉靖三十六年，居正入京时，整个政治局面，仍未有丝毫改进，世宗还是一意修玄，严嵩还是大权在握，徐阶仍是不动声色，精心结撰青词。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，严世蕃已成了严嵩的代表，事实上，严嵩是“头丞相”，世蕃俨然成了“小丞相”。

居正仍在等待时机。徐阶是他的知己，但没有用居正的机会；严嵩父子只把他当一个文士，没有注意。居正对于严嵩父子，只是一味地恭维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，严嵩和徐阶的斗争，逐渐具体化了。这年三月，刑科给事中吴时来、刑部主事张羽中和董传策同日上疏，弹劾严嵩。这三人都徐阶的门生。嘉靖三十八年五月，徐阶晋吏部尚书，次年徐阶再晋太子太师。同年，居正从翰林院编修，升右春坊右中允，管国子监司业事，在官阶上进了一品。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，是当时的国立大学。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，其次是司业，意即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。当时国子监祭酒是高拱。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，他们互相了解，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。

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，西苑大火，世宗所住的永寿宫被毁，只得暂住玉熙殿。世宗对这一住所很不满意。严嵩便劝世宗仍回大内。谁想却触动了世宗无限伤感。19年前十月的一个夜晚，世宗住宿曹端妃宫时，宫婢杨金英定谋，几乎把世宗勒死，幸亏方皇后来了，才把世宗救活。方皇后传旨杀了杨金英、曹端妃、世宗眼看端妃无辜被杀，也无法申辩。一个温馨的好梦，剩得血腥的回忆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回宫了，西苑是他的世界。

徐阶看出了皇上的苦衷，提议道：“皇上大可不必回宫，最近重盖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，所余材料很多，交给工部尚书雷礼，尽可重盖一座。”“嗯，爱卿的话正合我意。”世宗高兴地说。于是加派徐阶儿子徐番为工部主事，负责督工。

嘉靖四十一年春天，万寿宫盖好了，世宗龙颜大悦，升徐阶为少师，兼食尚书俸，徐番也升太常少卿。从此，严嵩势力逐渐低落，而徐阶则渐次高涨。

就在这年，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以沉重打击。初夏的一天，阴雨霏霏，邹应龙在内监家避雨。在闲聊中，内监透露了一个消息：近来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，道行很深，深得皇上信任。一天，皇上问乱仙：“天下何以不治？”乱盘沙沙而动，上面赫然现

出九个大字“贤不竟用，不肖不退耳！”皇上大惊，细加询问，乩仙判道：“贤如徐阶，不肖如嵩”。皇上忙问：“乩仙为何不除他呢？”乩盘又沙沙作响，现出六字：“留待皇帝自殛”。皇上沉吟良久。

邹应龙听到这一消息后，想到自己身为御史，理当为国除害，随即起草奏章，历数严嵩父子罪过，慷慨陈词：“今天下水旱频仍，南北多警，而世蕃父子，方日事掊克，内外百司，莫不竭民脂膏，塞彼溪壑；民安得不贫，国安得不病，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？臣请斩世蕃首，悬之于市，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。苟臣一言失实，甘伏显戮。嵩溺爱恶子，召赂市权，亦宜亟放归田，用清政本！”

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嘉靖四十一年五月，严嵩倒了。世宗降旨令严嵩回原籍休养，严世蕃交法司讯问，最后被判充军边远。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，内阁中只剩徐阶、袁伟两人。严嵩失败后，居正无限高兴，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，充满无限希望。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，但他从长远考虑，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。其实一切的政治秘密，居正都有与闻的机会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，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论德，官位升至五品，为裕邸日讲官。这为日后进官大学士，留下一个基础。一切都是徐阶为居正作的布置。居

正对此万分感激。嘉靖四十五年，居正由右春坊右论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，掌翰林院事。在官阶上虽无进展，但在翰林院地位增进了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，徐阶引进郭朴和高拱入主内阁，高拱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人才。徐阶以为高拱对他必定感激，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，但是徐阶却看错了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世宗驾崩。皇帝逝世后，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。徐阶的机会来到了，他和居正计划一切，在遗诏中，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。徐阶以遗诏名义，把大礼、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。一切的好感，集中到徐阶身上，但他忘却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。这二人深感徐阶的忽略，内心里埋下了怨恨和仇视的种子。

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，裕王载星即位。这就是后来的穆宗。当时，内阁大学士是徐阶、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四人，徐阶是首辅。

穆宗隆庆元年，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，兼翰林院学士，侍郎是正三品。同年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。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。这一年居正43岁。“凤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”，少年的诗句鞭策着他30年来努力奋斗。今天，他已直上尽头竿了，但他仍矢